

第四九三冊

博物彙編

神異典

雜鬼神部

神像部

卷一
冥冥
冥冥
冥冥
冥冥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歸於是丁姬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宋書孔靖傳靖字季恭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

神異典第四十二卷

雜鬼神部紀事二

搜神記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

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便

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

間發言於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

九日勿用作事見形著縗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

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乃呼求載兩男子笑

便却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姬從索渡翁

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姬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

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

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慙感當有以相謝者若

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渴不

至何敢棄謝翁還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

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

徐義之傳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可以錢二十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灾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常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鷄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

異苑永初中張驥於都要亡司馬茂之往哭見驥憑

几而坐以箸刺矩枚食之

劉元字幼祖少與武帝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

去游吳郡虎丘山欲畱焉夜臨風長嘯對月鼓琴

於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相訪元曰吳王愛女

豈非韓重妻紫玉耶遂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

若北還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言訖忽不見乃在一

大陵松樹下約去虎丘三里許元乃北去仕魏累官

青州刺史

宋書袁皇后傳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

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徵音

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

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

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二年春臨甌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游花土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許其大五旬有二日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局有女子唱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尚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謂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一大女十六七衣服瓊瑩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一女曰吾居止僻陋無酒飲情有慚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兄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惟有芳齋願申繩縫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向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食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繩縫復更不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明日女妹之期後即大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憂出戶不知蹤跡是夕一女又至宴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爾與汝汝勿貪多誤少惑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於是同寢子卿問女曰我知郎一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擦子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閑情臨曉將去謂郎曰我姊妹實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魅魅若說於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笑於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懷藏心無使人曉卽姊妹每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

女神井壁畫一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異苑晉永嘉中李謙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倦恐寢惟謙獨揮彈未輒便聞窗外有唱佳聲乃至契會無不擊節謙怪語曰何不進耶對曰遺生已久無宜干哭始悟是鬼

元嘉四年五月二日會稽餘姚錢祐夜出屋後爲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之時至一宮府入重

門見一人憑几而坐形貌偉壯左右侍者三十餘人

謂曰吾欲使汝知術數之法故令虎迎汝汝無懼也

留十五晝夜譜諸要術盡教之祐受法畢便遣令還而不知道即使人送出門乃見歸路既得還家大知上占無幽不驗經年乃卒

齊諸記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

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名斯平昔爲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爲鍼腰目一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

搜神後記元嘉十四年廣陵盛道兒亡託孤女於婦弟申翼之服閨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寒門也豐其禮賂始成婚道兒忽空中怒曰吾喘唾之氣舉門戶相託何昧利忘義結婚微族翼之乃大惶愧

還冤記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於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縣令徵密尋捕遂擒龍等龍引一人是太樂

伎忘其姓名却發之夜此伎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爲作款列隨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賓客並相明証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遂升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伎精能又殊辯慧將死之日親鄰知識者甚衆伎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

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隕泣經月餘陶遂夜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之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卽驚寤俄而倒絕狀若風癱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夭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亡後家便貪領一兒早死一孫窮寒路大異苑烏傷陳氏有女未醮著屐徑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惟左蒼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逸輕越極勝乃沒人不知蒼黃之意每春輒以蒼狗秋黃犬設祀於樹下

幽明錄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

仲舉不知夜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

搜神後記元嘉十四年廣陵盛道兒亡託孤女於婦弟申翼之服閨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寒門也

豐其禮賂始成婚道兒忽空中怒曰吾喘唾之氣舉母訴怨于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于是恆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博頤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錦聲屑亦隨落拉然有聲如棟寶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旣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卽見火然烟焰大猛内外狼狽俄爾自滅茆焚燬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已落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成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氣阻妨食鬼屢打之打處青靄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無聞

殊有姿色鄰人求聘爲妾婢以舊門之後恥而不與貴

鄰人憤之乃焚其屋碑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知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鄰人之勢又食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婢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捉邦頭以手中桃杖擊之邦因啞血而死邦死之日鄰人又見婢排門直入張目攘袂

曰君恃勢縱惡暴酷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殂歿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氏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兇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餓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闊弱又多不在舍後妻恣意行其暴

急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酷鐵臼竟以凍餓被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于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于是恆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博頤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錦聲屑亦隨落拉然有聲如棟寶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旣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卽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茆焚燬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已落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成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氣阻妨食鬼屢打之打處青靄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無聞

南齊書到搗傳弟遁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

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

兩三人持塋刷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

李安民傳安民爲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卒

年五十八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輓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

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闌齊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

爲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爲祟

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永元元年徙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

漢河記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王府君極有靈驗齊末元未襄雙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過見此廟

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絞火有二物挺出變成雙青鳥入龕雙兩日兩目應時疼痛舉體壯熱至明日卒

梁書沈約傳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

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

乃筆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

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名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

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帝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何引傳引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元冠容貌甚偉問引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引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

拔惟引所居至歸然獨存

南史陰子春傳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

禱屢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捨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

于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

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

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

人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

彌勤述異記廬陵郡有董氏之宅前有董家祠昔有董氏

語其鄉人曰吾當盡室作神及死家人老幼皆卒鄉

人往往見之稱吾於地下作廬陵侯鄉人因爲立祠

能致風雨

魏書靈徵志太祖天興四年春新興太守上言晉昌

民賈相肯年二十二爲鴈門郡吏入匈奴見一

老父謂相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於北

方時當大樂子孫永長吾不及見之言終而過相顧

視之父老化爲石人相今七十下檢石人見生至帝

破幕容實之歲四十二年

聖武帝本紀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

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

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

初聖武帝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欲見輜輶自天而

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

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日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

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子即始祖也故時人謠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男家

靈徵志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與沙門道登幸侍中省見一鬼衣黃褶袴當戶欲入帝以爲人叱

之而退問諸左右咸言不見唯帝與道登見之

靈徵志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與沙門道登

有石虎廟人奉祀之頃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

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劉蘭傳蘭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而排毀公羊又非

董仲舒由是見議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

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令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

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宋弁傳弁族弟穎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

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泣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奚康生傳康生爲相州刺史在州天旱令人鞭石虎

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

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

夏侯道遷傳道遷長子夫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夫性好酒居喪不感醉肥鮮不離于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有千餘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饑

寒初道遷知夫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夫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

屏人密言夫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間必擊我也

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

勝痛楚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

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當大飲溺

衣如此夫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

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惟當縱飲耳於是昏酣

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其從

兄冕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悶旋轉而

死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

許初夫與南人辛諤庚道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

之際恆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

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倘或

有知庶其歆享及夫亡後三月上已諸人相率至夫

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暗咸見夫在坐衣服

形容不異平昔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夫

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懼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

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

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

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

有次緒

北齊書孝昭帝本紀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與駕在

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

南復興乃密行鳩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

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
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

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

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免

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

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

唯扶服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

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西陽雜俎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齊孝昭之世搜揚天

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

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

女郎須見崔郎什悅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

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旣不敘無宜

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

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

立與什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袞膝置

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憇心好

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

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

女曰家君爲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事

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

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

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

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

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

唯云報女郎信我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嘆

北齊書世祖本紀河清四年有神見于後園萬壽堂

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于脣

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

權會傳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恆乘驢上

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會

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

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人漸

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

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

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

隋書周羅暉傳漢王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

羅暉行緣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

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與馬自

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類呪

曰公恨小寇未平耶尋卽除殄無爲戀恨于是風靜

馬行見者莫不悲嘆其年秋七月子仲聰夢見羅暉

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

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衛昭王夷傳夷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州突厥遁

逃而反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突厥疾上

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夷令左右驅逐之

居數日有鬼物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突厥

張季珣傳季珣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引爲丞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

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

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睽車志隋獨孤叱好左道祀貓鬼每殺人所死家財移于祀貓鬼家

大業拾遺記帝昏湎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遊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爲殿下後主戴單紗皂帽青綽袖長裙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羅侍左右中一女迴美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卽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巍紫毫筆書小研紅綃作杏江令璧月旬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馬擁萬甲直來衝入遂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畫的紅梨新釀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白後主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肢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誦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憲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憲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意偏傍小憲明寄碧玉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畱儂會有畱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爲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頹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

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快快不悅帝忽悟唾之云何今日尚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耶隨吐聲恍然不見

海山記煬帝一夕泛舟遊北海與宦人十數輩升海上是時月色朦胧晚風輕輒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間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十六院中美

人泊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于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採懷出詩上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賒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艇溢流隨陸岸濱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柳飛花日脚沈雲外榆稍噪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于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

瀟湘錄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貞觀初每至日夕卽有鬼兵萬餘旗旛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又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于塚傍力戰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塚數里

異聞錄貞觀中長安城西漕店人葬父母凶具甚華一二年後忽見亡弟來容貌憔悴言爲兄厚葬父母之故被差爲林阜驛馬祇承困苦不堪故來請兄代兄大驚懼更多與紙錢還努力日作其後數日又見弟來云祇承不濟兄遂不免去其兄應時而卒

兩京記唐法海寺沙門英禪師具言每見鬼寺主沙門慧蘭怪而問焉英曰向秦莊襄王遣人傳語餓虛甚以師大慈又自有所見從者二百許人勿解勞費也吾已報云後日曉食專相候待慧蘭便備酒脯之類至時秦王果來侍從甚衆貴賤羅列坐食甚急謂

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生時未有佛法地下見責功德吾但以放生矜恤惄孤應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因指坐上人云是陳軫爲多虛詐又指一人云是白起王翦爲殺人多受罪亦未了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而自受餓窘也答曰慈心少且餘人又不相見吾貴人不可妄作禍祟所以然也因指酒脯曰寺主將來耶深耽愧躊躇去時謂英曰甚愧禪師弟子有物在當相送城東門通化外尖冢是弟子墓時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冢耳英曰往赤眉賊發掘何得更有物在鬼

家無用物處必莫將來言訖謝去

廣異記永徵初張琮爲南陽令寢閣中聞階前竹呻吟之聲就視則無所見如此數夜怪之乃祝曰有神靈者當相語其夜忽有一人從竹中出形甚敝陋前自陳曰朱粲之亂某在兵中爲粲所殺尸骸正在明府閣前一日爲竹根所損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輒投告幸見移葬敢忘厚恩令謂曰如是何不早相聞乃許之明日爲具棺槨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貫其左目仍加時服改葬城外其後令笞殺一鄉老府深夜何所之將有異謀令問爲誰曰前時得罪於明府者令乃復入明日掩捕其家間之皆驗遂窮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銘於前曰身徇國難死不忘忠

烈烈貞魂實爲鬼雄

法苑珠林唐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縣令考

滿還鄉有女美未嫁道亡停棺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夜初見此女來妝飾華麗欲伸繩縊學生納之相知經月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欲上道女與生密共辭別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於生房得之令遺左右縛此生以爲私盜學生訴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畱上下二衣令遣人開棺檢之果無此衣既見此徵於是釋之間其鄉里乃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以爲女夫憐愛甚重

唐書高宗廢后王氏傳武昭儀與后及蕭良娣爭寵誣后挾媚道盡上下詔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囚宮中

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費中惻然

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女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淚嗚咽又曰陛下幸

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

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

反接投釀轡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

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

娣罵曰武氏狐媚齷齪至此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

吾當扼其喉以報后聞詔六宮母畜猫武后頃見二

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卽徙蓬萊宮屬

延燒十餘家令將出按行之乃見前鬼遮令馬曰明

復見故多駐東都

朝野僉載周左司員外郎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寧

令巫者視之曰有伏尸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

問之曰君坐我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嘉非我

之爲也掘地三尺果得舊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

於是遂絕

紀聞朱希玉爲刺史宅西院極閉之希玉退衙忽一人紫服戴高鬟乘馬直入二蒼頭亦乘導之至閣下直吏以爲親姻家通信也從而視之其人正服徐行直入中院院門爲之開入已復閉乃索蒼頭及馬皆無之走白希玉命開中院但見四廻除掃一潔帳幄圍匝施設粲然華筵廣座設饌極水陸數十人食具器物盡金銀也希玉見之大驚乃酌酒酬之以祈福遂出閉其門明日更開則如舊矣室宇封閉草蔓荒涼二年而希玉卒

太平廣記則天時狄仁傑爲寧州刺史其宅素凶先時刺史死者者十餘輩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後無

敢居者且榛荒棘毀已不可居請舍他所傑曰刺史

不舍本宅何別舍乎命去封鎖葺治居之不疑數夕

詭怪異不可勝紀傑怒謂曰吾是刺史此卽吾宅

汝曲吾直何爲不識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

速聽明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無懼汝之心徒爲

千變萬化耳必要相見何不以禮出耶斯須有一人

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葬堂階西樹下體魄爲

樹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頃前數公多欲自陳其人輒

死幽途不達以至于今使君誠能改葬何敢遷延於

此言訖不見明日傑令發之果如其言乃爲改葬

此遂絕

廣異記幽州節度張守珪少時爲河西主將守玉門關其軍校皆勁勇善鬪每探候深入頗以劫掠爲事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餘駁還天竺國其徒二十餘人探騎意是羅錦等物乃劫掠之殺其衆盡至胡僧刀棒亂下而不能傷探者異焉旣而索馱

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于僧前追悔涕泗悲涕久之僧乃曰此輩前身皆負守將命唯趁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將祿位重後當爲節度大夫等官此輩亦如君何白守將爲修福耳然後數年守將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騎還白守珪守珪畱僧供養累年去後守珪與其徒二十五人至伊蘭山探賊胡騎數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馬脫鞍示以閒暇騎來漸逼守珪謂左右爲之奈何若不獲已事理須戰忽見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厥出戰守珪隨之穿其一角尋俱得出虜不敢逐紅旗下將謂守珪曰吾是漢之李廣知君有難故此相救後富貴母相忘也言訖不見守珪竟至幽州節度御史大夫

太平廣記開元中易州司馬張果女年十五病死不

忍遠棄權璫于東院閣下後轉鄭州長史以路遠須

復送喪遂畱俄有劉乙代之其子常止閣中日暮仍

行門外見一女子容色豐麗自外而來劉疑有奔者

卽前詣之欣然款決同畱共宿情態纏綿舉止間婉

劉愛惜甚至後暮輒來曙方去經數月忽謂劉曰

我前張司馬女不幸夭沒近殯此閤命當重活與君

好合後三日君可見發徐候氣息慎無橫見驚傷也

指其座處而去劉至期甚喜獨與左右一奴夜發深

四五尺得一漆棺徐開視之女顏色鮮發肢體溫軟

衣服粧梳無汗壞者舉置牀上細細有鼻氣少頃口

中有氣灌以薄麻少少能咽至明能活漸能言語坐

起數日始恐父母之知也因辭以習書不便出閣常

使齋飲食諸閭中乙疑子有異因其在外送客竊視

其房見女存焉問其所由悉具白棺木尚在牀上乙

與妻歎欷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聞遂匿于堂中兒不見女甚驚父乃謂曰此既申契殊會千載所無白我何傷乎而過爲隱蔽因遣使詣鄭州具以報果因請結婚父母哀感驚喜冠日赴婚遂成嘉偶後產數子

廣異記開元中涼州節度郭知運出巡州百里于驛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驛長鎖房勿開因而却回府徒從不知也至舍四十餘日處置公私事畢遂使往驛迎已喪既至自看其殮殮訖因與家人辭訣投身入棺遂不復見

王光本開元時爲洛州別駕春月刺史使光本行縣去數日其妻李氏暴卒及還自以不親醫藥意是枉死居恒慟哭哀感鄰鄰後十餘日屬諸子晝哭光本因復慟哭百餘聲忽見李氏自幃而出覩粧炫服有踰平素光本輒哭問其死事李氏云妾尚未得去猶在此堂聞君哀哭慟之甚某在泉途倍益悽感語云生人過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茲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因付囑家人度女爲尼放婢爲平人事事有理畱一食許謂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訖入堂中遂滅男女及他人但聞李氏言唯光本見耳

本事詩開元中有幽州衛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娶妻李氏悍妬很戾虐遇五子日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其母墓前母忽于家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淹拂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畱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

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于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尚書故實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爲相州都督廨宇有災異郡守物故者連累將軍至則于正寢整衣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肅屏間聞歎息聲俄有人自西廡而出衣巾藍縷形器憔悴歷階而上直至于前將軍因厲聲問曰是何神祇來至于此答曰余後周將尉遲迴也死于此地遺骸尚存願託有心得畢葬祭前牧守者皆膳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害又指

一十餘歲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廬下明日將軍召吏發掘果得一骸備衣衾棺器禮而葬之越二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他能報効願裨公政節宜木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事上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上特降書詔褒美勤碑叙述今相州碑廟見在

寶誠錄王晙氣充雄壯有龍虎之狀慕義激勵有古人之風馭下整肅人吏畏而義之晙卒後信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晙領兵爲前軍討賊戶部郎中楊伯成上疏請爲晙增封域降使享祭優其子孫元宗從之

紀聞青龍寺僧和衆韜光相與友善韜光富平人將歸謂和衆曰吾三數月不離家師若行必訪我和衆許之和衆往中都道出富平因尋韜光和衆日暮至而韜光來迎之曰勞師相尋故來迎候與行里餘將到家謂和衆曰北去卽是吾家師但入須我我有少務要至村東少選當還言已東去和衆怪之竊言曰彼來迎候何預知也欲到家捨吾何無情也至其家

扣門韜光父哭而出曰韜光師不幸亾來十日殯在村東北常言師欲來恨不奉見和衆弔唁畢父引入于韜光常所居房舍之和衆謂韜光父曰吾適至村而韜光師自迎吾來相與談話里餘欲到指示吾家而東去云要至村東少間當返吾都不知是鬼遇見父方知之韜光父母驚謂和衆曰彼旣許來來當執之吾欲見也于是夜久韜光復來入房謂和衆曰貧居客來無以供給和衆請同坐因執之叫呼其父與家人並至秉燭照之形言皆韜光也納之寃中以盆覆之寃中忽哀訴曰吾非韜光師乃守墓人也知師與韜光師善故假爲之乞恕造次放吾還也其家不開之祈請轉苦日出後却覆如驚颶飛去

青龍寺禪師儀光行業至高開元十五年有朝士妻喪請之至家修福師住其家數日居于廡前大申供養俗每人死謁巫即言其殺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於堂明燈誦經忽見有二人侍之夜將半忽聞堂中人起取衣開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廚中營食汲水吹火師以爲家人不之怪也及將曙婦人進食捧盤來前獨帶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總出恐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爲師造之師知是亾人乃受其獻方祝未畢聞開堂北戶聲婦人惶遽曰兒子受矣因奔赴堂內則聞哭哭畢家人謁師問安否見盤中粥問師曰弟子等夜來實避殃禍不令師知家中無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答堂內青衣驚曰亾者夜來尸忽橫臥手有麪汗足又染泥何謂也師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驚異焉

廣異記楊元英則天時爲太常卿開元亡已二十載其子因至治成坊削家識其父墳中効心異之間削千韜光常所居房舍之和衆謂韜光父曰吾適至村而韜光常所居房舍之和衆謂韜光父曰吾適至村午時來取子意是父授復疑父冢爲人所開至日與弟同往削家室中伺之至時取劍乃其父也騎白馬衣服如生時從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劍下馬引諸子于僻處分處家事未問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歎息謂之曰我有公事不獲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當取少資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誠之云數日須用盡言訛去子等隨行涕泣元英又謂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寧有百年父子耶言訛去子隨上東門遙望入邙山中數十步忽隱不見數日市具都盡三日後市人皆得紙錢李光遠開元中爲館陶令時大旱光遠大爲旱書書就暴卒卒後縣中州司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有慟哭者皆曰長官不死寧有是耶其夜光遠忽乘白馬來詣旱坊謂百姓曰我雖死旱不慮不成司馬何人敢沮斯議遂與百姓詣司馬宅通云李明府欲見司馬大懼使人致謝光遠責云公非人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爲准宜速成之不然當爲厲矣言訛與百姓辭訛方去其年旱成百姓賴焉

通幽記唐晅者晉昌人也其姑通張恭卽安定張軌之後隱居滑州衛南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亾衰毀過禮晅常慕之及終制乃娶焉而留之衛南莊開元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

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術者問之曰隔花泣者顏濱風謝窺井笑者喜于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晅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簫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兮若有感髮鬢夢中來又曰當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恍惚人事改冥裏委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妝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垣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亾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垣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儻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相見叙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卽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幽冥實所惻愴愧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垣驚喚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叙述須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垣詞益懇摯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止期與七郎相見垣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與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於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令看阿美阿美卽垣之亾女也垣又惄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垣趨前泣而拜妻答拜垣乃執手叙以平生妻亦流涕謂垣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于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懸放兒贖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姬幼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垣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生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生垣卽如言笑謂垣曰君情既不易平

生然聞已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修短固有定平答曰必定矣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恆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不可致耳恆卽令備之既至索別器皿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恆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伊是舊人不同羣小謂恆曰此是紫菊姊豈不識耶恆方記念令別席飯其餘侍者恆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恆從京廻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縷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棋中無有人知處恆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恆曰美娘已時確保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恆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恆令下簾帷申繩綰宛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令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左右恆曰娘子神靈若此何不還返生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綢繆夜深恆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會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恆曰婦人沒于地下亦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日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姓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憐得免恆慨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沈如何

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恆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爲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階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恆含涕言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翁婆使丹參傳話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恆訣別恆啟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起世同問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恆執手曰何時再一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于與恆爲念恆答一金鉗合子卽日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內若干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于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願自愛遂登車而去揚袂久之方減舉家皆見事見唐恆手記

廣異記開元中有士人貧投丐河朔所抵無應者轉至黎陽日已暮而前程尚遙忽見路傍一門宅宇甚壯意將投宿乃前扣門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輒寄外舍可乎奴曰請白郎君乃入須臾命延客與相拜謁曰行李得無苦乎有敝廬不足辱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于手舞足蹈終不愧恥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卽謁州牧求立祠廟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于手舞足蹈終不愧恥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卽謁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元爲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啓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元問曰汝已死何能復化如人言詞朗然求見于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卽與汝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怪雖竊有靈則雲興泥矣夫人稟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嶽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何無死後之靈耶况浮說也俄聞外有呼呼受痛之聲乃竊于窓中窺之見

瀟湘錄元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于手舞足蹈終不愧恥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卽謁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元爲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啓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元問曰汝已死何能復化如人言詞朗然求見于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卽與汝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怪雖竊有靈則雲興泥矣夫人稟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嶽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何無死後之靈耶況浮說也俄聞外有呼呼受痛之聲乃竊于窓中窺之見生子生之日不以生爲生死之日不以死爲死其生

主人據胡牀列燈燭前有一人被髮裸形左右呼羣鳥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忿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謂曰何人也曰何須強知他事固問之曰黎陽令好射獵數逐獸犯吾垣牆以此受治也客竊記之明日顧視乃大家也前問人云是荀使君至黎陽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召入具爲說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鄉正具薪數萬束積于垣側一日令率羣吏縱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卽愈厚以謝客而不告也後客還至其處見一人頭面燭身衣敗絮蹲于榛棘中直前詣客不識也曰君頗憶前寄宿否客乃驚曰何至此耶曰前爲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運窮耳客甚愧悔之爲設薄酬焚其故衣以贈之鬼忻受遂去

也既異于衆其死也亦異于衆生于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貞婦之祠者示勸戒欲後人倣倣之苟立祠于爾不知

以何使後人倣倣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可紀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干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屈命私立祠焉

博異志山人劉方元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笆籬所隔又有一廳常局簾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

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廻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迴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非人也復以此訪于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龍城錄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林帳前見一介胄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駒

歷亂鳴叢嵐映日晝如曠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岐觸岫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生數休銜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不悅紙隨手落爲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臍下病月餘薨

集異記衛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乃以琴酒爲事凡飲皆敬酬之恆遊東市遇友人飲於酒肆一日偶值一舉人相見甚歡乃邀與之飲庭訓復酬此

人昏然而醉庭訓曰君未飲何醉也曰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昨日從酒肆過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訪君適醉者亦感君之志今當歸廟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訪也言訖而去後旬日乃訪之至廟神已令二使迎庭訓入廟庭訓欲拜神曰某年少請爲弟神遂拜立廳事有一黃衫吏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爲判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在任二載公務閒暇獨立廳事有一黃衫吏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爲判官遂卒于是夕

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高官也不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鬼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紀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近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日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會敢入之由方元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

司完葺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元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噭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驕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痛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高官也不知有老身無復

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鬼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紀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近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日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會敢入之由方元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

司完葺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元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噭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驕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痛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高官也不知有老身無復

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鬼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紀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近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日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會敢入之由方元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



神異典第四十三卷

雜鬼神部紀事三

瀟湘錄唐肅宗時安史之黨方亂邢州正在賊境刺史頗有安時之志長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辯自負自長安潛行因往邢州欲說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於路傍古墓間忽有一少年手攜一劍亦至呵問守威曰是何人守威曰我遊說之士欲入邢州說州牧令立功報君少年曰我亦遊說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論以世亂少年曰君見邢牧何辭以說守威曰方今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國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盡滅醜類故不假多辭邢牧其應聲而奉我教也可謂乘勢因時也少年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太子傳位上皇猶在君以爲天下有主耶有歸耶然太子至靈武六軍大臣推戴欲以爲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爲天下主也設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徵兵四海力剪羣盜收復京城唯撫而輯之爵賞軍功亦行後而聞之則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聞

自負不孝之名而欲誅不忠之輩欲安天下寧羣盜必待仁主得位君無說邢牧我若可說早已說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略因長嘆曰我何之昔劉琨聞天下亂而喜我今遇天下亂而憂少年乃命行詣一大林及達曙至林下見百餘人皆擐甲執兵乃少年之從者少年索酒饌同歡話而別謂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當聽之但回長安必可取爵祿也太子新受位自賤而貴者多矣顧內亂之極也人皆思治願安君但以治平之術干闕內諸侯因依而進何慮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謝而回幾行十步已來顧之不見乃卻詣林下訪之唯見壞墓甚多

廣異記唐建康常夷叔通博覽經典雅有文藝性耿正清直以世業自尚家近清溪常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齋書直至閣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近在西岡幸爲善鄰思奉顏色未有一詩云平生遊城郭殂沒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來牧松柏幾成新分絕車馬好甘隨孤兔羣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爲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千年何日暮一室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通衢易遼高明儻無隔向與折龍津其紙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乃爲答書懇懃切至仍直赴期請與相見旣去令隨視之至舍西一里許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屬四方多難遂無宦情云朱秀才來謁夷東帶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單衣曳履年可五十許風度閑雅有清致與相勞苦秀才曰

屏居求志陳永定末終此地久處泉壤常欽風味幽明路絕遂廢將迎幸因良會大君子不見嫌棄得申鬱積何樂如之夷答曰僕以暗劣不意冥靈所在咫尺久闕承稟幸蒙殊顧欣感實多因就坐噉果飲酒問其梁陳間事歷歷分明自云朱异從子說异事武帝恩幸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鉢玉柄麈尾林邑所獻七寶漢餅沉香鏤枕皆帝所祕惜常於雲殿講竟悉將以賜异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元鵠四雙翔遠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日失明深忌諱之爲湘東鎮荊州王嘗使博士講論語至於見瞽者必發色語不爲隱帝大怒乃斬殺之又嘗破北虜手斬一裨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母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受印綬自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宋梁已來命婦未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空大嘔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住空中簡文帝詔襄陽造鳳林寺少利柱木未至津吏於江中獲一樟木正與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貴殯喪涕泣不絕臥痛潰爛面盡生瘡瘍景陷臺城城中木米隔絕武帝旣敕進粥宮中無米於黃門布囊中齋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不給而崩景所得菜人爲長柳悉納其頭命軍士以三頭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旣殺王僧辯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貧甚爲人庸保以自給常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擔竿繫甚困即祚後減包氏此皆史所脫遺事類甚多不可悉載後數相來往談宴賦詩才甚清舉竟成

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預報之後夷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君爲長史吾亦預巡察此職甚重尤難其選冥中貴盛無比人生會當有死縱復彊延數年何似居此地君當勿辭也夷遂欣然不加藥療數日而卒。乾元中有張守一爲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當早朝有白頭老人偃僵策杖詣馬前拜謝守一問故請避從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賤無以報德明公倘有切身之求或能致耳請受教守一曰賢子無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當此忝列九卿頗得自給幸無勞苦再三慰遣之鬼曰若爾且去倘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見俄爾有詔賜城中縱觀守一於會中覲見士人家女姿色艷絕相悅之而防閑甚急計無從出試呼前鬼頗能爲我致否言訖卽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時可七日曰足矣得非變化相惑耶鬼曰明公何疑之深僕以他物代取其身遂營寂靜之處設帷帳有頃奄然而至良久寤驚曰此何處唯守一及鬼在傍王將軍與其亡父有舊望甚喜乃通名參謁將軍出與望相見叙悲泣因爾留宿爲設餚飲中夜酒酣令呼蓮陰三娘唱歌送酒少間三娘至容色甚麗尤工唱阿鵠鹽及曉別去將軍夫人傳語令買錦袴及頭髻花紅朱粉等後數月東歸過送所求物將軍相見歡悅留宿如初望問何以不見蓮陰三娘將軍云已隨其夫還京矣明日辭去出門不復見宅但餘丘隴望撫然卻廻至野孤泉問居人曰是王將軍塚塚邊係一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草席裹屍葬將軍墳側故呼曰蓮陰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尸歸葬長安矣

至五六里而昏黑忽於道側見人家試問門者云是王將軍與其亡父有舊望甚喜乃通名參謁將軍出與望相見叙悲泣因爾留宿爲設餚飲中夜酒酣令呼蓮陰三娘唱歌送酒少間三娘至容色甚麗尤工唱阿鵠鹽及曉別去將軍夫人傳語令買錦袴及頭髻花紅朱粉等後數月東歸過送所求物將軍相見歡悅留宿如初望問何以不見蓮陰三娘將軍云已隨其夫還京矣明日辭去出門不復見宅但餘丘隴望撫然卻廻至野孤泉問居人曰是王將軍塚塚邊係一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草席裹屍葬將軍墳側故呼曰蓮陰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尸歸葬長安矣

廣異記韓徹者以乾元中任隴州吳山令素與進士宇文觀辛稷等相善竝隨徹至吳山讀書兼許秋賦之給吳山縣令凶闕前任多死令廳有大槐樹觀稷等意是精魅所憑私與典正欲徹不在砍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徹謂二子曰命在於天責不在人也有婦人來告曰莊主馬死於廳前廳主姓白觀入門其妻亦愈悞無食馬肉須臾使至具如所白觀入門其妻亦愈會莊客馬駒死以熱湯及肉餌觀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亂悶而絕氣者數矣忽聞鏘言云令君勿食馬何故違約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無活理我亦無苦也遂令左右執筆疏方藥服之乃愈後觀還吳山會岐州土賊欲僭偽號署置百官觀有名被署中書舍人賊尋被官兵所殺觀等七十餘人繫州獄十人鐸復至觀妻所語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爲求請然要三千貫錢妻辭家貧不能辦鐸曰地府所用是人間紙錢妻云紙錢當力辦之焚畢復至獄中謂觀曰我適於夫人得三千貫爲君屬請事亦解矣有劉使君至者卽當得放飽食無憂也尋而詔用劉晏爲隴州刺史辭日奏曰點污名賢會未相見所由但以爲逆所引悉皆繫獄臣至州日請一切釋免上可其奏晏至州悉召獄囚宣出放之觀既以爲

苦糞穢欲求遷改前後累有所白多遇令死遂令冥苦無可上達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錢市櫬甚惠厚胥吏酷惡乃以書函見貯骨髮骨長函短斷我脣脛不忍楚痛故復讐之耳徹辭謝數日自陳爲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僞欺當令市櫬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誠幸也又靈語云尋當釋之然創造此謀是字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豈敢忘之辛侯不久自當擢祿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無位雖獲一第終不及祿且多厄難我當救其三死若忽爲官雖我亦不能救言畢乃去佐史見釋方獲禮葬觀家在岐山久之鏘忽空中語云七郎夫人在莊疾亟適已往彼營救今亦小瘳尋有莊人來報可無懼也若還妻可自後慎無食馬肉須臾使至具如所白觀入門其妻亦愈會莊客馬駒死以熱湯及肉餌觀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亂悶而絕氣者數矣忽聞鏘言云令君勿食馬何故違約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無活理我亦無苦也遂令左右執筆疏方藥服之乃愈後觀還吳山會岐州土賊欲僭偽號署置百官觀有名被署中書舍人賊尋被官兵所殺觀等七十餘人繫州獄十人鐸復至觀妻所語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爲求請然要三千貫錢妻辭家貧不能辦鐸曰地府所用是人間紙錢妻云紙錢當力辦之焚畢復至獄中謂觀曰我適於夫人得三千貫爲君屬請事亦解矣有劉使君至者卽當得放飽食無憂也尋而詔用劉晏爲隴州刺史辭日奏曰點污名賢會未相見所由但以爲逆所引悉皆繫獄臣至州日請一切釋免上可其奏晏至州悉召獄囚宣出放之觀既以爲

元怪錄乾元中有鄧望者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盡遂卒

賊所署恥而還家半歲餘呂崇貴爲河東節度求書記之士在朝多言觀者崇貴奏覲左衛曹河東書記勅賜衣一襲崇貴送絹百疋敕至覲甚喜受勅衣綠裳西向拜蹈奴忽倒地鍔靈語嘆息入之謂覲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覲云今却還之如何答云已受官畢何謂復還千萬珍重不復來矣後四日覲遇疾卒初女巫見鍔衣冠甚偉鬢髮洞赤狀若今之庫莫奚云

廣異記壽昌令趙郡李瑩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至德初隨諸兄南渡卒葬於吳之海鹽其親兄岷莊在濟源有妹寡居去莊十餘里祿山之亂不獲南出上元中忽見妹還問其由來云爲賊所掠言對有理家人不之詰婢以亂故恐不相全倉卒將嫁近莊張氏積四五十年有子一人性甚明慧靡所不了極於岷家獨棲一房來去居住未奉中國步既清岷及諸弟自江東入京參選事畢還莊欲至數百里妹在莊忽謂婢云諸兄弟等數日當至我須暫住張家又過婢別姊問其故曰頻夢云爾婢送至中路遣婢還行十餘步迴顧不復見婢頗怪之後二日張氏報云已死婢及張家臨視舉被不復見屍驗其衣鏡皆入棺時物子亦尋死

河東裴晟幼好彈箏時有彈箏師善爲新曲晟妹欲就學難其親受於是晟就學轉授其妹遂有能名久之屢客江湘卒於南楚母妹在家晟忽輕身獨還驚喜問其故云橐齋并奴等在後日暮方至歡慶之正十餘曲因不復見須臾喪與乃至云

薛萬石河東人廣德初浙東觀察薛兼訓用萬石爲未嘉令數月忽謂其妻曰後十日家內食盡食盡時我亦當死米穀荒貴爲之奈何婢曰君身康強何爲子儀窮遠歸無路所相召者欲以親愛累君爾時永嘉米貴斗至萬錢萬石於錄事已下求米有差吏人兄懼因不依送道至丞尉亦有贈後數日謂家人曰我暫往越州謁見薛公汝輩既有糧食吾不憂矣自爾十餘日無言婦悲泣疲頓晝寢忽聞其語驚起曰君何所來答云吾從越還中丞已知吾亡見令張卿速去也家人因是裝束會卿至即日首途去永嘉二百里溫州爲賊所破家人在道危急即焚香誦白必有所言不問卽否親見家人白之

范叔者廣德初於蘇州開酒肆日晚有婦人從門過色態甚異似蓄宿婦人初不辭讓乃秉燭以髮覆面向暗而坐其夜與申宴私之好未明求去云失梳子瀟湘錄代宗時河朔未寧寇賊劫掠張勣者恆陽人也因出遊被掠其後亦自聚衆因殺害行旅而誓不傷恆陽人一日引衆千人至恆陽東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餘人列花燭奏歌舞與數婦人同行見勣遙叱之曰官軍耶賊黨耶勣左右曰張將軍也行人曰張將軍是綠林將軍耶又何軍容之肅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勣請殺之因領小將百人與戰行人持戈甲者不過三二十人合戰多傷士卒勣怒自領兵直前又數戰不利一人自稱幽地王得恆陽王女爲妻今來親迎比夜靜月下涉原野欲避繁雜不謂偶逢將軍候從無禮方叱止之固不犯將軍入座於西廊諸子拜謁泣澣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

古今圖書集成

之怒然素聞將軍誓言不害恆陽人將軍幸不違言以恆陽之故勅許捨之乃曰君輩皆捨婦人卽留對曰留婦人卽不可欲鬪即可勅又入戰復不利勅欲退左右皆憤怒遂盡出其兵分三隊更鬪又數戰不利見幽地王揮劍出入如風勅懼乃力止左右勅獨退而問曰君兵士是神也非人也何不見傷幽地王笑言曰君爲短賊之長行不平之事而復欲與我陰軍競力也勅方下馬再拜又謂勅曰安祿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爲盜奚不以衆歸之自當富貴勅又拜曰我無戰術偶然賊衆推我爲長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書一卷以授之而去勅得此書頗達兵術尋以兵歸史思明果用之爲將數年而卒

通幽錄永泰中牛爽授廬州別駕將之任有乳母乘驢爲燈研破股筋骨不差一旦苦瘡痒抑搔之若蟲行狀忽有數蟬從瘡中飛出集庭樹悲鳴竟夕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頗通神鬼巫至向樹呵之咄咄人詰之答見一鬼黑衣冠據枝間以手指蟬以導其詞曰東堂下余所處草我致福欺我致禍及三女巫又言黑衣者竈神耳爽不信之網蟬殺之逐巫者後歲餘無變爽有三女在閨房夏月夜寒闌忽覺前牀有一長大尸白衾覆而僵臥爽大怖私語其妻妻見甚懼爽嘗畜寶劍潛取擊之割然而內驚叫及燭至失其鬼而閨中長女腰斷矣流血滿地爽驚呼曰留婦人卽不可欲鬪即可勅又入戰復不利勅欲退左右皆憤怒遂盡出其兵分三隊更鬪又數戰不利見幽地王揮劍出入如風勅懼乃力止左右勅獨退而問曰君兵士是神也非人也何不見傷幽地王笑言曰君爲短賊之長行不平之事而復欲與我陰軍競力也勅方下馬再拜又謂勅曰安祿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爲盜奚不以衆歸之自當富貴勅又拜曰我無戰術偶然賊衆推我爲長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書一卷以授之而去勅得此書頗達兵術尋以兵歸史思明果用之爲將數年而卒

殺三女而親友強徙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蟬言後有華岳道士褚乘霞善驅除素與爽善聞之而來郡以是宅凶廢之霞至獨入結壇守其日暮內聞雷霆搜索及明發屋拔木道士告郡令鑿鍤發堂下丈餘得古墳銘曰卓女墳道士說晉中初有甲兵與霞戰鬼敗而潰散須臾有一女子年二十許叩頭謝言是卓女郎霞讓之答曰非某過也宿命有素值爽及女命盡且不修德而強梁誣欺自當爾乘霞遂徙其墳宅後不復凶矣

太原王容與姨弟趙郡李咸居相衛間永泰中有故

之頸喀喀然垂死婦人白面長三尺餘不見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倉卒驚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婦人遂走王生乘勢奔逐走入西北隅廂屋中據牀坐頭及屋梁久之方滅童隸聞呼聲悉起見李生斃七竅流血心猶稍緩耳方爲招魂將養及明而蘇王生取所封書開視之乃是寄書與家人敘以辭訣衣物爲信詞句鄭重讀之惻愴及李生能言問之都不省記但言勞第夢一麗人相誘去耳諸不記焉驛之吏云舊傳尉有神先天中已曾殺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則說勸人夜不令獨寐

博異志李晝爲許州吏莊在扶溝永泰二年春因清明歸欲至伯梁河先是路旁有塚去路約二十步其上無草牧童所戲其夜李晝忽見塚上有九大如盤兼有火光晝異之下馬跨塚焉見五女子衣華服依五方坐而紉針俱低頭就燭矻矻不歇晝叱之一聲五燭皆滅五女亦失所在晝恐上馬而走未上大路五炬火從塚出逐晝晝走不能脫以鞭揮拂爲火所爇近行十里方達伯梁河有犬至方滅明日看馬尾被燒盡及股脛亦燒損自後遂目此爲五女塚今存焉

廣異記蕭審者工部尚書旻之子永泰中爲長洲令性貪暴然有理跡邑人懼憚焉審居長洲三年前後取受無紀極四年五月守門者見紫衣人三十餘騎從外入門迎問所以騎初不言直至庭院廳內治書者皆見門者走入白審曰適有紫衣將軍三十騎直入不待通審問其人安在焉得不見門者出至廳須臾見騎從內出以白衣蒙審步行門者又白奇事審

顧不言諸吏送至門不復見俄聞內哭方知審卒後
七日其弟宇復墓忽倒地作審靈語責宇不了家事
數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將吾米二百石絹八十疋經
紀求利今幸我死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時爲物色
捉之宇還至舍記事白嫂婢爾日亦靈語云然宇具
以白刺史常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絹具在
初又云米是已錢絹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絹
通幽記太原王垂與范陽盧收友善唐大曆初嘗乘
舟於淮浙往來至石門驛旁見一婦人於樹下容色
殊麗衣服甚華負一錦囊王垂相謂曰婦人獨息婦
囊可圖耳乃弭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
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
虛舟且便可寄爾婦人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又徐挑
之婦人正容曰覽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怍垂善鼓
琴以琴悅之婦人美豔粲然二人振蕩乃曰娘子固
善琴耶婦人曰少所習王生拱琴以授乃撫軒之弄
冷然王生曰未嘗聞之有以見文君之誠心矣婦人
笑曰妾湘靈之深沉也遂稍親合其談諸慧辯不可
言相視感悅是夕與垂偶會船前收稍被隔礙而深
明婦人有故覽下收告垂垂乃大懼曰計將安出收
曰宜伏贊下如其言須臾婦人來問王生安在收給
之曰適上岸矣婦人甚劇委收而追垂望之稍遠乃
棄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閭處半
夜後婦人至直入船拽垂頭婦人四面有眼腥穢甚
噏咬垂垂困二人大呼衆船皆助遂失婦人明日得

顧不言諸吏送至門不復見俄聞內哭方知審卒後

紙梳於席上垂數月而卒

蘇州武丘寺山欽鑿石林玲瓏樓雉疊起綠雲窈窕
入者忘歸大曆初寺僧夜見二白衣上樓竟不下尋
之無所見明日峻高上見題三首信鬼語也其詞曰
幽明雖異路平昔奉工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
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南山接幽阨幽隴空崔嵬
白日徒照煦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
况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
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上有墓林古冢累累其
文尚存焉

宣室志大曆中有進士竇裕者寄家淮海下第將之
成都至洋州無疾卒常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別有
年矣聲塵兩絕莫知其適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
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晴朗夜將半生獨若
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來且
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
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衿淚痕滿生見之甚覺類
竇裕特起與語未及遂無見矣乃嘆曰吾與竇君別
久矣豈爲鬼耶明日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在路前
有識者曰進士竇裕殯宮生驚卽馳至館問吏曰
有進士竇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南
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卽致奠哭泣而去

高勵者崔士光之丈人也夏日在其莊前桑下看人
家打麥見一人從東走馬來至再拜云請治馬足勵
云我非馬醫焉能療馬其人笑云但爲膠黏卽得勵

初不解其言人乃告曰我非人是鬼耳此馬是木
馬君但炷膠黏之便濟行程勵乃取膠煮爛出至馬
所已見變是木馬病在前足因爲黏之送膠還舍及
出見人已在馬邊馬甚駿逸謝勵訖便上馬而去
通幽記信州刺史蕭遇少孤不知母墓數十年將改
葬舊坐在都既至啓乃誤開盧會昌既而知其非
號慟而歸聞河陽方士道華者善名鬼乃厚幣以迎
既至具以情訴華曰試可耳乃置壇潔誠立召盧會
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偉呵之曰蕭郎中太夫人塋
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遺悲惋萬物歸其根
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上有墓林古冢累累其
文尚存焉

馬君但炷膠黏之便濟行程勵乃取膠煮爛出至馬
所已見變是木馬病在前足因爲黏之送膠還舍及
出見人已在馬邊馬甚駿逸謝勵訖便上馬而去
通幽記信州刺史蕭遇少孤不知母墓數十年將改
葬舊坐在都既至啓乃誤開盧會昌既而知其非
號慟而歸聞河陽方士道華者善名鬼乃厚幣以迎
既至具以情訴華曰試可耳乃置壇潔誠立召盧會
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偉呵之曰蕭郎中太夫人塋
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遺悲惋萬物歸其根
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上有墓林古冢累累其
文尚存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年歲淺遠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辨也汝明日但見烏鵲羣集其下是也又曰若護我西行當以二魂輿入關問其故答曰爲叔母在此亦須歸鄉遇曰叔母爲誰耶母曰叔母則是汝外婆吾亦自呼作叔母憐吾孤獨嘗從咸陽來此伴吾後因神祇隔絕不得去故要二魂輿耳言訖而去倏忽不見遇哀號待曉卽於烏鵲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於下得母墓方得合葬

廣異記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曆五年客於東陽精舍讀書歲餘暮際忽有一美女服紅羅裙襦容色甚麗有青衣婢隨來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悅而趨之間以所適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未相識遽爾見逼非所望王孫也元平初不酬對但求拜見須臾女從中出相見忻悅有如舊識歡言者當言之僕亦何懼女云己大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門夫恒在使君家長直雖生於貧賤而容君試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驗矣元平自視如其言益止可悅我以因緣之故私與交通君纔百日患霍亂沒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千眼菩薩呪所願後身各生貴家重爲婚姻以朱筆塗君左股爲志君試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驗矣元平自視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既洽歡愜亦甚欲囑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得久留意甚恨恨言訖悲涕云後身父今爲縣令及我年十六當得方伯此時方合爲婚姻中間幸無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欲婚亦不可得言訖訣去

博異記興元元年朱泚亂長安有閭敬立爲投秀告密使潛逃出鳳翔山夜欲抵太平館其館移十里舊館無人已久敬立誤入之但訝荒蕪鷄灘卽有二皂衫人迎門而拜控轡至廳卽問此館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對曰亦可住既坐亦如當館驛之禮須臾皂衫人通曰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敬立見之問曰此館荒蕪何也對曰今天下榛莽非獨此館宮闈尚生荆棘矣敬立奇其言語論皆出人右敬乃云此館所用並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崑崙奴一名道奴一名知遠權且應奉爾敬立因於燭下細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崑崙兼以白字印面分眞信是僕家人也令覩廚中有三數婢供僕具甚忙良久盤筵至食甚精敬立與僕同食甚飽畜僕等皆如法乃櫛敬立問僕曰緣倍程行馬瘦甚可別假一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駕欲發僕又具僕亦如法僕處分知遠取西槽馬送大使至前館兼令道僕被東槽馬我餉送大使至上路須臾馬至敬立乃乘西槽馬而行僕亦可行一里僕卽却廻執別異於常館官別後數里敬立覺所借馬有人糞之穢俄而漸盛乃換己馬被駄而行四五里東方昔有前官鳳州河池縣尉劉少府殯宮在彼館後園久已頽毀敬立却廻驗之廢館更無物唯牆後有古殯宮東廄前有搭鞍木馬西側中有高脚木馬門前廢堠子二殯宮前有冥器數人漸覺喉中有生食氣

須臾叶昨夜所食皆作朽爛氣如黃衣麴塵之色斯乃櫛中送亾人之食也童僕皆大吐三日方復舊前定錄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遊宴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苟家嘴中夜後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攜琴臨水閒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遂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陽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溫爲奏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悚然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人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非祿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雖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一日家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河東記河中節度使侍中渾瑊與西蕃會盟蕃戎背